解放日報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　（星期四）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第一五四二期｜定價：報紙每份零售八角　縣紙每份零售五角

來函照登

晉綏邊日報編委會：

上月中本會所發大生產運動第二階段的補充指示，原文係「大生產運動第二階段工作麥收大秋播種一般已勝利完成，鋤苗一般已進行頭二遍。……」七月十五日報將指示要點披露，把原文中麥收大秋播種六字加以（）括號，了係成二階段工作一般已勝利完成，標題也標成「大生產運動第二階段勝利結束」。七月十八日社論「突擊區綫吧」及八月三日徵稿啓事也都提到「二階段勝利結束」、改[illegible]會為此事來電詢問，按各個階段的劃分，本會第一號指示中曾經提到，如何劃分對具體工作雖無影響，但各地總結工作時可能因此不一致，故我們認為尚有更正之必要，用特函告，即希查照酌予更正

此致

敬禮

晉綏邊區生產委員會

關於國共兩黨談判問題

——周恩來同志答新華社記者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本社記者在讀了七月二十六日中央社英文稿所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梁寒操所談關於政府與中共間談判的問題後，特於十二日走訪周恩來同志，詢其對梁部長談話的意見，承其答覆如下：

（一）梁先生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國共關係已有改進，並將繼續改進」。如果說去年十月國民黨宣佈了政治解決的方針而沒有進行談判，現在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志去渝以後才開始了談判的話，這樣說，關係是比以前有了一點微小的改進。可是梁先生又說：「談判了三個月之後，國共問題已經有一部份解決了。」我可以負責聲明，任何一個具體的即使是最微小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舉例如我們要求政府恢復渝延間、西延間電台通訊，釋放各地被捕人員，停止在報紙上對中共造謠污蔑的言論等事，都未見有任何解決，更不用說停止封鎖邊區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等事了。

（二）梁先生認為：「根本解決問題困難很多」，又說：「政府的觀點和共產黨的觀點事實上並無嚴重分歧。」這完全是一種給國內外關心兩黨談判人士一種錯覺的說法。實際，雙方在解決問題的原則上，有着很大的距離。我們從西安事變以來，即不斷向國民黨建議，只有立即實行民主，才能增強團結抗戰的力量，只有須民主的途徑，才能公平合理的解決國共關係與解決國內其他一切政治問題。我們擁護統一，是擁護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我們擁護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是要求他堅決抗戰與實行民主，這不僅是共產黨一黨的要求，而且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廣大人民的要求。但是國民黨統治人士與政府的觀點，則完全兩樣，他們始終不願意立即實行民主，至今仍堅持國民黨的一黨統治與限制、削弱和消滅異己的方針，用一種自大和武斷的精神，只強調別人應無條件的擁護政府，擁護統一，而不許問這種統一是否對抗戰民主團結有利。這就是現時雙方談判所以相距甚遠的真正原因。

（三）梁先生又認為：「根本解決問題的障礙，是在於中共黨人一方面宣稱他們有意合作，但事實不然，他們所作的事情和他們的說話相反。」梁先生此話完全與事實相反。國民黨所希望於中共的，是實行共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所宣佈的四項諾言。七年來，我們已經切實的實行了，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這是有充分事實可以證明的。今年三月十二日我在延安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紀念大會的演說中，已經詳細的說到了這點。但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根本解決問題的障礙，究竟在那裏呢？一句話，國民黨統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終固執其一黨統治與拖延實行三民主義的方針，而不願立即實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以保證戰後和平，這就是解決問題的障礙所在。

（四）梁先生所說的過去三個月政府和中共的談判經過，也與事實大有出入。林伯渠同志五月二日到西安後，即與王世杰，張治中兩先生作初步商談，即提議以我在三月十二日演說的基本精神，即要在全國實行民主政治，要須民主途徑公平合理的解決國共問題為商談的根據，張王不顧，張王主張先就兩黨目前有關的軍事及邊區問題[illegible]在各敵後游擊區的正規軍四十七萬七千多人，都是久經對日作戰有成績的部隊，請政府立即予以編整。為了使問題容易解決，請先給以六個軍十八個師的番號，但張王只主張編四個軍十二個師。關於邊區問題，張王主張改為陝北行政區，直屬行政院，實行中央法令，林提出區域及現行民主制度不變，實行三民主義。關於黨的問題，林要求須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停扣書報，開放言論。關於敵後游擊區的軍事政治經濟，服從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但一切都應按有利抗戰的原則來解決。關於撤除邊區軍事經濟封鎖問題，張王允先對於商業交通予以便利等等。西安談話主要內容，就是如此。林與張王最後一次會談時，商定將歷次會談雙方意見整理成記錄，雙方簽字，各報告其中央以備參考，然後由兩黨中央作最後決定，這個意思已在記錄上註明了。林就在這個記錄上首先簽字，但王張未簽。記錄既係綜合雙方談話的意見而成，顯非林之一方意見，且又未經雙方中央所批准，自更不能作為預備協定，這是稍具常識的人都能明瞭的事，而梁先生卻企圖指鹿為馬，混淆聽聞，實在令人遺憾。

（五）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志偕張王兩先生飛往重慶。十一日，我黨中央即有覆示給林伯渠同志，囑其向國民黨中央提出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二十條。其中主要內容，關於全國政治制度者三條。

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保障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

三、實行名符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關於兩黨懸案者十七條。關於編軍，為委曲求全計，請政府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並給以發餉軍火醫藥等接濟。關於地方政府，請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華南各抗日根據地民選政府為合法的地方自治政府。關於封鎖和進攻我軍問題，請政府撤消對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停止對敵後我軍的軍事進攻。關於盟國援助問題，請政府對同盟國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金錢，應按比例來分配給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此外，尚有請政府通令取消「奸黨」「奸軍」「奸區」等誣衊與侮辱中共、十八集團軍、新四軍與各抗日根據地的稱號，停止特務人員對中共、十八集團軍、新四軍與各抗日根據地的破壞活動，停止在報紙上對中共的造謠，釋放各地被捕人員，停止對新華日報無理檢查，恢復重慶西安兩辦事處電台，允許兩辦事處工作人員有往來渝延間、西延間的自由及在該兩地居住與購買生活物品之自由等等。該提案於五月十二日送交張王，張王以條文如此寫法，無異暴露國民黨之罪狀，拒絕轉呈政府。林為尊重張王意見，轉報我黨中央請示。旋由我黨中央覆示，在文件上只寫關於全國民主政治及編軍、停攻、停封鎖等十二條，而把請求政府停止特務反共破壞活動等八條改為口頭要求，於六月五日送交張王。張王亦於同一時間將政府之提示案交林轉告我黨中央。但張王仍拒絕向政府轉呈我黨提案，嗣經多日爭執，張王始於六月十五日覆函稱，已將我黨提案轉呈政府。按雙方提案實有極大距離，在政府提示案中，一、關於我方所迫切要求解決的實行民主政治，承認各黨合法，釋放愛國政治犯，釋放葉挺等被捕人員，撤消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停止軍事進攻，按比例分配盟國援華物資，停止特務活動，停止造謠污蔑，恢復電台通訊，停止無理檢查報紙，允許渝、西兩辦事處工作人員有走路自由及購買生活物品自由等項，一字不提；二、編軍數目，只承認四個軍十個師，且不顧抗戰需要及敵後游擊戰爭環境，要將十個師以外的數十萬軍隊，「限期取消」，並要將十個師「限期集中使用」；三、對邊區政府只要求實行國民黨中央政府之法令，不提實行三民主義，不承認為抗日所需要並且已經實行了七[illegible]的各項民主設施與民主法令；四、對各抗日根據地人民選舉的各民主政府，要求交還久已離開該地不知何往的所謂「各省政府」接管；[illegible]要求取消各抗日根據地為着抗日需要而發行的必不可少的地方紙幣。

由於兩黨意見距離甚遠，我黨中央曾邀請張王兩先生來延安商談。林伯渠同志要求回延安報告談判經過，以便我黨中央根據其報告，對於政府提示案作正式之答覆，張王則稱現正在請示中。三個月的談判經過，就是如此。而梁先生竟謂：「中共並未回答政府條件，反而提出十七條對案，經過修改後，改為十二條，這些條件和三個月前在西安談判所同意的有顯著不同。」這完全不合事實。事實上，我方提案在先，彼方拒絕接受，我方為委曲求全計，將提案二十條改為書面十二條，口頭八條，於六月五日交付張王，彼方提示案亦於同時交付林伯渠同志，並且我們已屢次表示政府提示案與我黨意見相差甚遠。且我黨第一次提案是二十條，非十七條，後分為書面口頭兩部分，乃是我黨中央為委曲求全而這樣做的，並非「回答政府條件」，梁先生竟然抹煞事實，用意何在，殊屬費解。

梁先生最後說：「目前正在處於消除將委員長的條件和共產黨的對案之間的分歧」。我黨也希望真能很快的消除這種分歧。梁先生再三聲言，肯定中國不會再有內戰，這是我黨所十分歡迎的。但可惜目前事實，尚與梁先生所談不甚一致，例如：

一、在陝甘寧邊區周圍，即在最近數月，亦尚有零星的騷擾情形。

二、在華北，自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起，閻錫山的第六十一軍即取得敵寇同意，最後已訂了協定，從汾西地區渡過汾河，侵佔汾東地區，向我決死隊、八路軍大舉進攻，直至現在，還未停止。

三、在華中，國民黨李品仙部隊最近仍不斷向我鄂中、皖東抗日根據地的新四軍部隊進攻，而這些部隊正在為牽制敵人向我平漢、粵漢兩路進攻而戰鬥着。鄂中根據地最近正因營救了兩個美國飛行人員得到了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的謝函。

四、在華南，東江抗日游擊根據地今年曾先後救出六個美國飛行人員，可是這個區域的東江游擊縱隊，於五月開始，又受到國民黨軍隊羅懋勳部兩千餘人的進攻。

這些就是軍事衝突並未停止，內戰危機並未過去的證據。

總之，依照目前形勢，要最後戰勝日本强盜，國共兩黨必須團結，國共之間所存在的問題，必須從速解決。而這種解決，只有國民黨的統治人士立即放棄一黨獨裁政治，立即放棄削弱與消滅異己的方針，立即實行民主政治，並從民主途徑中，公平合理的解決國共關係，才能得到效果。我們共產黨人，是以十分熱烈的心情期待着這些的。

晉察冀邊區生產委員會
關於大生產運動第三階段工作的指示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日（不另行文）

（一）大生產運動第二階段的工作，大秋播種、麥收、鋤草、捕蝗都獲得了許多成績，特別是麥收工作，由於幹部與羣眾有了比較充分的準備，一般掌握了主動，黨政軍民幹部親自下手，男女老少一齊動員，北嶽區×××××敵麥子平均七天之內收打堅壁，全部完工，這是空前未有的收穫。捕蝗工作，隨時發現隨時捕打，創造了許多新辦法，捕打蝗蝻與飛蝗達六十萬斤以上（據北嶽區及冀中六專區不完全統計），因而未釀成嚴重的災害。但在鋤草過程中，領導上一般都抓的不緊，個別地區的幹部多少表現了自滿，形成工作上的自流現象，未能把勞動互助組織從已有基礎上更加提高一步，甚至個別縣份還有不及去年的現象。捕蝗工作截至目前為止，有些地區仍未完全取得主動。

（二）大生產運動第三階段的中心任務，是保衛秋收秋耕、種麥、檢閱與總結今年生產運動的成果，充分準備與粉碎敵寇對我可能進行的秋季「掃蕩」，保衛秋收，保證收穫，普遍秋耕，總結經驗，給明年的生產打下有利的基礎，將是今年大生產運動最緊張最嚴重的戰鬥任務。而勝利完成第三階段中心任務的關鍵則在於：從現有的組織起來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的嚴密的把戰鬥與生產結合起來，高度發揚羣眾的英雄主義，並把英雄們模範工作者們的經驗總結起來。任何忽視秋收的組織與領導，[illegible]麻痺的太平觀念，都足以使用血汗培植起來的生產成果，遭致不必要的損失。因此在今年秋收中：

第一，戰鬥與生產要更嚴密地結合起來，正規軍適當部署保衛秋收，民兵糧彈武器充分準備，要足夠三個月的使用，並能發揮有效作用，我們號召在生產戰鬥中發揮民兵和英雄們羣眾的英雄主義，「英雄們的家鄉，不讓鬼子搶走糧食」，「有模範民兵的地方，一定要保證秋收的徹底勝利」，讓英雄模範互相提出挑戰競賽，並發現新的英雄和模範。大道旁及估計敵人可能佔據的地區，要接受去年的經驗準備好一套搶收的辦法與用具，其他如秋收用具、搗、堅壁洞窖、衣服、糧食都必須早些準備好，合作社要保證生產戰鬥中必需品的供給。

第二，提高勞動組織，進行適當的變工分工，使收、打、晒、藏密切結合，「熟一片，收一片，打一顆，藏一顆」，要做到「地淨場光」「地不見個，場不見粿，家不見粮」。（麥收中各地都有些經驗應很好運用）提出「乾淨，利落，快」的口號，糾正某些老鄉們在「掃蕩」中「不割」「割而不切」「切而不打」以及不到緊時不往外藏的現象。在可能條件下應注意選種，及保存籽種的工作。

第三，黨政軍民必須集中力量統一領導，生產委員會要成為戰鬥的指揮機構，各部門要從組織上去推動，秋收最緊要的關頭，一切不必要的工作可以停止。大部分幹部應分散下去分片負責，逐村按戶做計劃，如同作戰部署一樣，各縣定期具體佈置到村，與組織勞動力的工作密切結合起來。

（三）今年種麥，我們要求在雨水不缺的條件下，一，五，十一專區要保證達到去年的畝數（冀中各專區同），二，三，四專區特別是孟平、唐縣、阜平、平山、靈壽等縣，要超過去年畝數，如雨水不充足，則要求做到，水地除留種早熟作物者外，一律種麥，麥種應即進行選調（參考晉察冀日報八月二日阜平調換麥種辦法），並可由合作社以區為單位，召集村社人員傳習浸種辦法，加以推廣，到秋分寒露間則要抓緊時間用大力突擊播種。

（四）秋耕的勝利是明年農業生產的有利基礎。秋耕耕好了，可以減少明年的病蟲害，可以節省春耕中的勞動力，因此要爭取水旱地都能普遍進行秋耕，山地羣眾無秋耕習慣者，應進行宣傳解釋，並選擇重點來推行，要充分運用過去組織勞動力的經驗，以達到深耕細作，省力效大的目的，（棗樹地秋耕須至四五寸，耕後要立即拾蛹）抗屬的秋耕問題，要列入村計劃中保證確實得到解決。

（五）秋後我們要檢閱總結今年的大生產，舉行勞動英雄大會、生產品展覽會，關於英雄模範的選拔及展覽品的徵集，除應根據邊委會公佈的辦法外，還可參攷日報所載陝甘寧邊區的一些辦法，標準要照顧到當地的具體情況，但選拔一定要鄭重嚴格，展覽品為了更能符合於生產鬥爭的實際，各地發生的病虫害的實物標本亦須選送，並註明其產地損害情形，處理辦法。關於全年大生產的總結是開展明年大生產的一個根據，因此縣以上生產委員會，必須組織一部份力量，認真仔細的進行這一工作，其內容可包括：

第一：關於不荒一畝熟地，保持去年生產水平的一些基本數字，如耕地畝數，實際產量等。

第二：組織起來的經驗，除掌握一般情況與數字外，選擇典型的勞力組織，按家計劃，家庭會議、村合作社、村大撥工、反對懶漢懶婆等。把他的環境條件，組織起來的過程，遇到的困難，克服的辦法，現狀，發展前途等加以分析研究總結。

第三：生產技術的經驗，如農業生產的規律，各種農作物栽種的技術等，可作為全部總結的一部分，也可單獨總結。

第四：專門問題的總結，如農具、貸糧、貸款、水利、壓肥、運輸等等，可根據地區成功的、失敗的典型例子分題總結，求詳細，着重於經驗的吸取。

第五：組織領導問題，如領導生產的組織、動員、領導方法等，可總結各地經驗，提出問題提出意見。

總結內容要實事求是，有什麼說什麼，不一定什麼都有，但必須具體生動，從羣眾中來，有過程，有問題，有分析。

五台某村支部函分局致敬
詳述抗戰前後生活比較
說：「只有團結在我黨的旗幟下奮鬥前進，才會得到更多幸福光明。」

本報特訊：日前五台某村支部致函分局，將抗戰前後的人民生活用具體數字加以比較，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他村在抗戰後生活（包括民主生活、文化生活）有了極大改善。該函首向分局諸同志致崇高的敬禮，繼即將抗戰前後生活，作下列鮮明的對比：

甲、抗戰前後成份比較：抗戰前：全村七一戶，地主佔全村戶千分之九八強，中農佔全村戶百分之二八強，佃農貧農佔全村戶百分之六二。抗戰後：全村七九戶（較抗戰前增八戶），地主佔全村戶千分之一二強，中農佔全村戶百分之九四，佃農貧農佔全村戶千分之三八弱。

乙、抗戰前後債息比較：抗戰前：全村負債戶六五，每戶平均負白洋一〇〇餘元，均在高利貸下（有九分二、盤集……等），抗戰後：全村負債戶一，不久也將擺脫了。

丙、抗戰前後村政權比較：抗戰前：村長就是地主老財一二人，村民均被壓在村長手下，村長世襲。抗戰後：全村建立代表會，村長由公民及代表中選任，徹底實行三三制，能採納民意，實行了民主。

丁、抗戰前後土地比較：抗戰前全村雖有土地一千三百畝，但三分之二在地主手裡，經過開荒擴大土地面積，減租減息等等，羣眾現在差不多都有地種了，並且都學會了一種副業（如紡毛）。

戊、抗戰前後教育比較：抗戰前：全村學齡兒童三五名，入學者不過百分之五七，失學者有百分之四三。抗戰後：全村學齡兒童三八名，入學者百分之八九強，其餘均能受隔日教育。

該函末稱：「這些鐵的數目字，證明只有團結在我黨的旗幟下奮鬥前進，才會得到更多幸福光明。事實證明，我黨是晉察冀和全國人民的救星，我們永遠跟着黨中央和毛主席前進。如果沒有共產黨，絕沒有銅牆鐵壁的晉察冀，絕沒有幸福自由光明給邊區的人民，我們正在加強我們的工作，加緊我們的生產，拿出成績與果實，來報答你們。」

繁峙拔除三堡壘
敵報復掃蕩又吃了虧！

繁峙訊：在夏季攻勢中，我××支隊於七月十二日同時拔除了砂台路上的東山底茶坊兩堡壘。又於十九日拔除了繁砂路上的永興堡壘，各據點敵恐慌萬狀，乃於本月二十四五日由崞代等六縣抽調來二百餘敵偽，由敵大隊長籐村親自率領，於七月二十六日分兩路報復「掃蕩」我四區根據地。敵於拂曉到達草廠周圍山頭，受我迎阻擊，不敢下山，至黃昏時始分四路侵入村，觸發地雷一個，次早拂曉敵倉惶退走，又觸發地雷兩個，敵亡二傷三，由於民兵到處開展麻雀戰、地雷戰，羣眾損失甚微，敵路過各村均未敢入村，在車廠上莊住一晚，羣眾未及堅壁的東西，均未敢動，在莊稼地裡走，不敢走路。（愚民）

又訊：當敵人「掃蕩」我車廠溝一帶時，東禳房村中隊長和指導員，白日領導生產，鋤田，晚上把全村老百姓都送出村外，自己也帶上地雷、手榴彈上山，一直堅持到天明。（工農通訊員白俊）

代電

各專區生產委員會：

一、壓綠肥正在適時，各地應開展突擊，領導上必須嚴格檢查，加緊督促，勿成自流，幹部實行分莊負責領導，並建立帳報隨時反映介紹經驗。

二、開秋荒應提出照顧一道溝的口號，坡度大損害他人地的應禁開者，縣區應按溝檢查，部隊機關開荒者，應經縣區政府批准。

邊區生委會齊

易縣民兵積極活動

易縣訊：七月十八日，金坡敵人集結附近敵偽二百餘名，牲口五十頭，到我×區北畔石搶麥，區大隊長得到情報，立即集合民兵三十餘人，將北畔石村東西南三面山頭佔據，吹起衝鋒號，並向敵人射擊，敵人立即紊亂，亂喊亂叫，將搶出之小麥全部留下，狼狽跑回金坡！七月二十三日×村民兵五人配合支隊在××附近活動，適有特務五人由××村到羅村去，當即予以伏擊，十分鐘結束戰鬥，打死特務一名，得大槍一枝，子彈三十餘發。（駱凱民）

民校裏應該教育說服
曲陽喜峪村不該亂鬥爭

曲陽訊：喜峪村有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家中貧窮，平時上民校很積極，有一天上民校到的遲了，幹部就立即提出鬥爭，叫全體學員都伸出手來指點着，並且唱打擊頑固份子歌，青年哭起來，後來並且氣病了。這件事情，第一沒有把鬥爭當成教育，而單是為了鬥爭而鬥爭，幹部沒有看重這個問題。第二沒有搞清楚這個學員犯的錯誤是否到鬥爭的程度。第三幹部事先沒有計劃臨時隨便鬥爭起來了。這件事給我們的教訓是民校是教育，要解釋說服，從思想上認識轉變，亂鬥爭是不應該的。（楊俊）

打死狓狸三千隻
四區打狓狸運動廣泛開展

孟平訊：四區除貓兒舖溝外，其他三道溝打狓狸都繼東山溝之後開展起來。到七月初止，全區已打死狓狸三千多個，無人區東山溝趙家禽，打狓狸模範五十五歲的崔奇貴，到六月底止，已打死了八十六個，可減少全村糧食的損失約九石。他除完成個人任務二十個外，已多打了六十六個，可得米三斗三升。崔老頭打狓狸很積極，而且辦法好。他每天早晨一大早，就去跟看他頭一天支的石板子，把打死的狓狸拿出來，馬上又支起，免的有臭味，狓狸嗅到了不去。他又把麥稭放在支着石板子周圍明顯地方，引誘狓狸去吃。趙家禽全村現在已打死了四百個。另外，過去打狓狸好的對王村已打死三百多個，這個村變工的骨幹組，梁文耀小組，原規定每人支石板子二十三個，小組上次沒有完成，小組會提出檢討並報告區，現在也完成了計劃，他們小組的缺點也糾正了。還有趙家禽的韓元小打死狓狸四十三，石家塔崔福又打死三十二個，酸棗舖打死二十六，又打死狐子一個，獾兩個，每個狐子和獾，村裡給米五升獎勵。偏亮村村長變工組打死四十三個，他們都是打狓狸的積極份子。全區計劃在立秋前要打死五千個，至少可減少損失糧食五百石。因立秋後，豆角胡桃都能吃了，支石板子也不好打了。

四區打狓狸領導上的經驗是：村生產委員會要加強對打狓狸的領導，要有專人負責。經常督促檢查，把所打狓狸尾巴交來，同時童子軍和小學教員也要抓緊這一工作，青年兒童是打狓狸的最積極的份子，必須很好運用這一生力軍。四區目前還有些同志忽視打狓狸，下鄉後，也不督促檢查，這是應改正的。（憲千）

介紹打獾的辦法

獾子對我們的害處很大，山岳地帶更厲害，靈壽二區兩個村子調查，不到半月被獾子連吃帶毀玉麥即有五六千棵，牠夜間到玉麥地裡撲倒一棵吃一兩嘴，再撲一棵，一個獾子一夜內毀玉麥子不下一百棵，現在我介紹支「石板」來打的辦法。其作法和打老鼠的一樣，不過先選長、寬二尺至二尺半大的一塊石板，用一尺半左右長的一個支棍，再選一根掛食棍子，食是用肉、老鼠等即可，然後再找一個支板，支到獾子經常過的地方，每天早起去看一次，這個辦法在李家溝去年就使用過，李家溝中隊長去年他一人打死了七個獾子，今年又打了一個。（高天運）

小學生消息

△曲陽二區完小組織宣傳隊，深入游擊區去宣傳，他們演出的戲劇和刷寫的標語，都受羣眾歡迎。（驪民）

法北前綫盟軍
造成諾曼第大包圍
十萬德寇面臨毀滅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據合衆社倫敦訊，向法萊士（克恩南十九哩、阿朗松北三十九哩）競走的美裝甲部隊和英加軍隊，可能立時完成包圍十萬德軍的鐵圈。盟軍砲隊與無數盟機已切斷德軍八二師殘部的逃亡缺口（德軍即經此向塞納省和巴黎逃奔）。美軍向法萊士作奇突的進迫，而且如德方所預料的，逕向巴黎進軍，結果遂有這次諾曼第大包圍的形成。美軍每日前進三十哩，所遇抵抗極微，甚至有時毫未遇到抵抗，十三日夜已抵法萊士東南十二哩半之處。南下的英加軍隊，已進抵距法萊士五哩處。盟軍發言人說，被圍德軍的處境雖未至毀滅的階段，但已離此不遠了。

意境盟軍
攻佔佛羅倫薩城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據路透社意境盟軍總部訊，盟軍已佔領佛羅倫薩，城內已無任何抵抗，德軍大部在十日夜撤出。

美國人士讚揚
意愛國者反納粹鬥爭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據美國新聞處華盛頓訊，賓夕法尼亞州衆院議員埃貝哈特稱，在陷於困境的德國防綫後方的意大利愛國者之豐功偉業，曾不斷惹起美國人民的讚美。他們配合盟軍而進行的破壞活動，已使若干地區納粹交通系統混亂不堪。盟國統帥部最近對他們在意西北部及亞平寧山脈中的軍事行動的價值，備致讚揚。愛國者在該處的戰鬥已達公開作戰的規模，而且經過持久戰鬥後，使敵人遭受嚴重損失，迫使納粹派遣敗兵到那裡去。在蘭哥流域，他們佔領一個德國要塞，在巴沙諾德爾格拉巴，他們炸毀一個火藥工廠和兩列滿載軍用物資的火車。美國人知道，在這些實際消息後面的，就是還沒有告訴人們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愛國者已冒着納粹的恐怖，不斷增大他們的進攻效果。

蘇聯情報局 十五日公報

（本報特譯）莫斯科十五日塔斯電：蘇聯情報局十五日公報稱：普斯科夫、

以西，彼茲里城之北、西兩方，我軍在本日作戰中光復居民區八十餘處及火車站五處。在洛西恩尼城地區內，我軍擊退敵步兵及坦克進攻並予其人力與裝備以重大損失。華沙東北之普拉加以東，我軍擊退敵大批步兵及坦克進攻。山多米爾城以西及西北，我軍繼續擴大維斯杜拉河左岸橋頭堡壘之戰，並克復居民區數處。沙諾克城以西，我軍擊退敵步兵坦克之進攻，前綫其他各段無重大變化。八月十四日，前綫我軍毀傷敵坦克一百十四輛，擊落敵機二十九架。

柏林衛戍司令部
大批軍官被捕
·納粹繼續鎮壓政策·

（本報特譯）斯德哥爾摩十五日塔斯電：柏林衛戍司令部現仍繼續捕大批軍官。城內駐防部隊已撤出一部，而由新近招募之部隊接替。柏林衛戍司令部軍官之受懲，實由『蓋斯達波』猜疑所致，因哈斯將軍原曾供職柏林衛戍司令部多年，而此次參預兵變事件之軍官多人，均係哈氏過去所招募者。

巴爾幹德軍司令
因效忠希匪遇刺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蘇黎世訊，據通常可靠消息說，巴爾幹德軍司令魏鄂赫斯遇刺受傷，兇手為一青年中尉。按魏氏於希特勒遇刺後，曾電希氏表示忠誠。

羅斯福視察 阿留申群島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據合衆社阿留申訊，羅斯福曾於八月三日視察阿留申群島中重要基地，並與美北太平洋艦隊司令佛萊徹將軍會談。羅氏係乘巡洋艦前來，在此視察四小時之久。

太平洋上
美機遍襲敵寇島嶼
·千島、小笠原、馬里亞納、菲律賓、各基地均被炸·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據合衆社訊，美太平洋艦隊總部，十三日公報說，美機十日和十一日，曾迭襲幌筵島和小笠原的父島，並炸馬里亞納北部的塔根島。幌筵島外，敵巡邏艇一艘被擊沉，另一艘受創。據該社訊，菲律賓南島的達佛港，十一日又遭美機夜襲。

加强空襲敵本土
李梅少將調任駐華
第廿轟炸機隊司令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華盛頓訊，美陸軍部頃任命英境美重轟炸機司令李梅少將為第二十轟炸機隊總司令，（按第二十轟炸機隊受駐華第十四航空隊統轄——編者。）李氏將以其對德作戰的豐富經驗，施之於遠東，今後，將指揮中印緬戰區的超級空中堡壘，予日本以慘痛打擊。

被俘德帥鮑魯斯發表
告德國人民及被俘官兵書

新華社莫斯科十五日電：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德軍元帥鮑魯斯，十四日在蘇聯各報上發表告德國人民和蘇境被俘德軍官兵書，其中說，在斯大林格勒我所指揮的第六軍，執行希特勒的命令，戰到最後一人，希望犧牲該軍，使最高統帥部能獲得有利於德國的結局，但這希望是幻滅了。依目前形勢，繼續戰爭已成為對德國毫無意義的流血了；紅軍已在廣大前綫進到東普魯士邊境；法境英美軍已突破德軍防綫，出現在廣大的法國領土上。這使他們獲得作戰的自由，無論東方或西方，德國都沒有恢復形勢所需的後備軍。敵人在空中和海上，都佔有壓倒的優勢。德國已不能獲得勝利，德國儘管有其軍隊與全國人民的英雄主義，但由於希特勒的國家領導和軍事領導的錯誤，已處在絕望的情況中。此外，很多希特勒的親信對待佔領區人民的種種罪行，為每個眞正的士兵和眞正的德國人所唾棄，這些方法，勢必使我們受世界各國最嚴重的譴責。如果全國人民不否認這種罪行，那他對一切事情都負有全部責任。由於這些情況，我認為我的責任是：是全德國人民以及和我一起被囚禁的同志們宣稱，德國必須消滅希特勒並建立新的國家領導機關，這機關將結束戰爭，建立種種條件以保証我國人民繼續生存，及與我們現在的敵人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

美日士兵陣亡比率為一——十。
·自吉爾貝特迄馬里亞納諸役·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據合衆社珍珠港訊，尼米茲將軍於十五日在視察馬里亞納回來後說，自開始在日本島嶼基地上進攻以來，在吉爾貝特、馬紹爾、馬里亞納諸役中，日軍陣亡五萬二千人，美方只陣亡五千人。尼米茲又說，日本可能在其本土被攻擊前向美國投降。

敵內部矛盾彈壓失敗
朝日新聞要求言論自由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東京訊，敵『朝日新聞』以論思想戰為題，於日前發表社論，要求政府放[illegible]政策，應尊重輿論；這暴露了敵國內部的不團結和東條一切彈壓政策的失敗。去年秋季以來，敵國厭戰反戰思想及對政府的不滿，便逐漸瀰漫而公開訴之於言論的，亦累見不鮮。東條對付此問題的辦法是：一方面採取統制鎮壓的辦法，同時又縱容法西斯極端派的論客，進行國內的『思想戰』。於是，對於『流言蜚語』的處罰增強了，許多報紙和雜誌被合併和改變內容，甚至勒令停刊（如『改進』和『中央公論』）。還有許多社會地位頗高的人士被斥為『敵性思想』或『失敗主義』的『國賊』。這種手段，甚至激怒了敵統治階級內的穩健派，而成為東條倒台的原因之一。『朝日新聞』諷刺這種『思想戰』為『在朋友的陣營中尋找敵人』，『結果，只令同胞猜疑，內部發生滲隙。這樣，雖然想獲得勝利，但是却會走向相反的方向。』一般輿論對新聞亦要求輿論『明朗化』以『發揚民氣』。

殘暴絕倫的
魯布林「殺人大聯合場」

葉爾馬契夫

莫斯科十二日廣播：最近發露了萬惡的德寇反對歐洲各國人民駭人所聞的新的慘案。就是德寇在魯布林附近所設的一個最大的集中營馬爾達尼克殺人場內所發生的慘案。德寇在這裡建立殺人的大工場，在這裡有幾十萬人，而且是各民族的人，都死在希特勒劊子手的毒手中。現在有專門的委員會在馬爾達尼克進行考察，他將盡可能發現德寇三年來在這裡所幹的一切罪惡詳情。可是現在用不着考察，而主要的情形已很明顯了。我曾看了幾百個報告與關於希特勒匪徒這種殘暴罪行的詳細記載。德寇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秋季，在離開魯布林二公里的馬爾達尼克汽車道旁，開始建立了殺人的城市，在那裏人們不能生活，只能遭受最大的痛苦來死亡。的確，這是一個城市，因為它佔有廿五平方公里的面積，這個城市，是被判處死刑的犯人與軍事俘虜按照德國工程師與建築師所製的圖案而建成的，在這裡建造了幾幢房屋，即棚房、毒氣室、焚屍爐、機械化的絞首架與辦公室，戲院（自然這是當為德國人所設立的），還有倉庫，其中堆着被絞死的、被毒死的、槍斃的、與鐵棍打死的人們的衣服、靴鞋，建立有德國警衛軍的營房，這個殺人的城市，這正是德寇設在東歐的大集中營。我們儘可把它叫做『殺人的大聯合場』。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這個殺人的工場，在基本上已建好了，而開始行動起來，在這裡準備了四萬人的位置，可是被監禁在這裡的人數，從來都在四萬人以上。從一九四二年春季就開始運人到這裡來，而每月到這裡消滅幾萬名軍事俘虜與居民，這些人都是從歐洲各地運來的。德寇並不認為這個集中營已建築完結了，他在一九四三年把它擴充與改進了。當然，這種建築工作是那些被運來等待消滅的人們做的。如果不是紅軍迅速打到那裡，德寇這種萬惡罪行還要繼續下去。在魯布林附近的殺人集中營，德寇沒有來得及消滅它，至今在死城周圍按置有許多層通有電流的鐵絲網，所謂監禁人的棚房、焚屍爐、拋棄屍骨的壕溝，都還存在。有幾個劊子手被我軍擒獲了，在紅軍收復魯布林後，從居民的談話中與所找到的文件中証明，被殘害的人們中間，有俄國人、波蘭人、希臘人、赫爾瓦特人、有西班牙人、比利時人、法國人，甚至還找到被殘害的中國人的文件，在那裡剩下有大堆死人的衣服與靴鞋的倉庫，其中有幾十萬雙男女老少的靴鞋，這些文件的主人都被希特勒匪徒所殘殺了。因為被消滅的人太多，以致德寇都來不及把這些衣鞋運到德國去，這些東西都打算作為廢物利用的。馬爾達尼克集中營，曾經是德寇很有收入的企業，希特勒匪徒很經濟的利用了屍灰，把它當作肥料，用來肥沃田園。在馬爾達尼克集中營，接連不斷的殺人，德寇起初把屍體埋葬在土裡，後來把屍體都焚化了，甚至不留一點痕跡，這是在卡根森林慘案後，他所得到的教訓。集中營開始建築的焚屍爐，規模不大，每天能焚化一五〇具屍體，而毒氣室每天只能毒死三〇〇人，因此，在一九四三年曾建築了一個巨大的焚屍爐，這是眞正的毀滅人類的大墳場，它每天能焚化一四〇〇具屍體，這個大殺人場的烟筒，晝夜不斷的冒煙，在魯布林一帶都聞得見焚燒人肉的焦臭氣味。在馬爾達尼克集中營，曾屠殺了多少人，這還沒有確實查明，可是按照所找出的血腥的証件與按照集中營德寇行政處的材料看來，在這個集中營內消滅了幾十萬人，其中包括歐洲幾十個民族的人，根據幾個見証人的口供，在這裡消滅了前法國內閣總理鳥布流。德寇之所以沒得及消滅這個集中營，其原因很簡單，因為當德軍防綫被突破後，經過幾小時，這個集中營就被蘇軍佔領了。德寇只燒燬了幾個棚房，蘇軍俘虜了幾個警衛軍的辦事員，其中有劊子手斯勒里，他曾充當死人物品儲藏所的所長，監督特殊工作，即他用鐵鉗子拔掉犯人的金牙，希特勒匪徒運到國外的金塊，染有斑斑血跡，恐怕就是用這種金牙熔成的。這個集中營，不過是德寇在波蘭的殺人集中營之一。大家知道，還有其他許多同樣性質的集中營，我們早就知道了德寇這種殘暴罪行，德寇在其侵佔的每一個蘇聯城市中，都建築有集中營，不錯規模比較小些，現今在希特勒匪徒殘暴罪行史中，又增加了最慘酷最駭人聽聞的一頁。

勾結日寇破壞抗戰 閻錫山部六十一軍 進攻決死隊八路軍

汾東地區（即汾河以東，其中包括浮山、翼城、襄陵、臨汾、曲沃、洪洞、安澤等縣），自一九四一年中條山戰役中央軍潰敗退走後，陷於敵手，當時我決死隊和八路軍一部，爲援助友軍作戰，星夜趕赴太岳南部，始得拖住敵寇鋒銳，掩護友軍殘部安全西渡，並進而粉碎敵寇向同蒲路東側伸張的企圖，從敵僞漢奸統治蹂躪下，光復了汾東廣大地區，汾東人民，得以重見天日。三年以來，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所部六十一軍，雖曾一度勾結敵人，向我挑釁磨擦，但我汾東各階層人民，始終團結不懈，閻氏陰謀未逞。汾東人民在中共領導之下，建立起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權，組織與武裝了廣大人民，實行了減租減息、交租交息政策，各階層的團結空前增强，人民生活日趨改善；迄今汾東已完成爲一塊鞏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南可威脅中條山敵寇，西可腰截同蒲綫，北則破擊臨屯公路，成爲晉南日寇的眼中釘。

不幸今年一月二十八日，閻氏在與日寇協商妥當之後，突然命令其六十一軍從該軍駐紮數年之汾西地區，向我汾東地區大舉進攻，並聲言『討叛』（指決死隊）、『討奸』（指八路軍）、『收復失地』（指從抗日軍手中替敵人收復失地）。我爲顧全大局，避免內戰，一面用書信及經過地方紳士，向該軍懇切規勸，一面忍讓撤退，冀其悔悟，六個月來，始終未將該軍勾結敵人殘害人民的滔天罪行公佈於世，所以然者，深望閻氏及該軍或能回心轉意，以免親痛仇快。無如我雖再三痛切規勸，步步退讓，而該軍高級將領仍然執迷不悔，勾結敵人荼毒同胞之罪行，反變本加厲。爲使國人明瞭事件眞象起見，茲將經過發表如次：

本年一月，住在翼城日寇附近的六十一軍汾東辦事處，即放出謠言，聲稱『六十一軍收復失地來了』，『凡與『奸』『匪』勾結的人員，都將殺得雞犬不留』，藉以威脅群衆，造成恐慌情緒。

一月中旬，臨汾敵僞三百餘人，開始向浮、翼、襄、臨交界之塔兒山地區『掃蕩』，反復『清剿』一星期，將與我軍密切合作之友軍張翽楨部包圍繳械。二十八日，翼、浮敵人又放出『增加二十輛汽車清剿塔兒山』之謠言，企圖威脅我軍主力退出塔兒山，替六十一軍廓清道路。

當時我軍對上述謠言，並未介意，不料竟於一月二十八日，由第二戰區總參贊楊澄源及六十一軍軍長梁培璜親率所部第四十八師、第六十九師、第七十二師及五區專署、保五團、保九團與全部縣區村政權人員，經過敵人指定之史村橋、襄陵橋（均係敵人據點），渡過汾河，向我大舉進犯；所到之處，搜捕抗日人員，摧殘我區村政權及抗日民兵，大肆搶糧、抓丁，構築工事，聲勢洶洶。當時我軍因顧全團結抗戰大局，不願箕豆相煎，使日寇漁人得利，遂未還擊。經過士紳民衆給該軍送信，勸其制止進攻；同時我軍讓出塔兒山、二峯山至四孔山以東一帶長達百餘里之陣地，以求避免衝突。

閻部六十一軍進入浮南以後，其主力即駐於浮山城、天壇地、梁家河、東嶺頂等四個敵人據點之間，其軍部則駐於距敵寇據點梁家河五里路浮翼公路上之東張村，與敵人和平共居，信使往返，儼同一家。

二月八日，該軍不顧我方忍讓撤退，認爲有機可乘，以第六十九師、四十八師兩師之衆，位置於縱橫三十里之正面，背敵向我四孔山以東之趙城、合鹿一綫猛攻，企圖一鼓殲滅我軍主力。此時我軍被迫，只得自衛，激戰兩日，始將其擊退，但未追擊。此役結束後，乘放回俘虜之便，我決死隊政治委員薄一波同志，曾親函楊總參贊、勸其顧全大局，避免內戰，一切糾紛，均可和平磋商，萬勿使日寇乘機得利。但楊氏及該軍不但置之不理，反於二月十八日又令六十九師之二零五團、二零七團兩部，再度向我合鹿陣地進攻，於是我軍又被迫抗擊，雙方傷亡百餘人。此外，四十八師之第二團部，於同日進入天壇里敵據點，指揮所部，向我十里原、古羅、霸一帶駐地進攻，其第二團則向我油房坡塔地區進攻，均被我擊退。

閻氏令六十一軍東渡後，爲時不足半月，向我作大規模之進攻，即達四次，我方始終堅持團結抗戰方針，薄委員、孫旅長曾再度出勸楊總參贊及梁軍長，又經過我放回之被俘軍官，向楊、梁面勸。

但六十一軍高級將領，始終執迷不悟，一面下令浮南部隊，加緊向我修築碉堡工事，並大肆搶糧，以備固守；另一方面，梁培璜及四十八師師長，於三月二十日，親赴臨汾與日寇開會，要求日寇直接配合向我浮山、安澤地區進犯，並簽訂『各部隊對日本軍之協定書』。茲將在戰門中繳獲之該『協定書』（該協定書由複寫紙寫成）原文，發表如下：

（一）爲免除互相之磨擦，協定各部隊之勢力範圍，各與一定之地盤。（二）各部隊在該地盤內之共匪之構築陣地，設哨警戒，以防地點及其數目，據各部隊之報告，由日本軍決定之。（四）構築陣地所需之日期，須遵照日本軍之指示，排除萬難，須在該期日內完成之。（五）關於各部隊服裝之統一，連絡旗改變，另行協議之。（六）各部隊協同日本軍從事討伐期間之經費，概不發給，但以討伐之成果而加以相當之報酬。（七）報酬方法，以現金或武器、彈藥，共時間以雙方之協定，由日本軍決定之。（八）討伐之時，由或者因有其他特殊理由，須要補給武器彈藥之時，亦可補給之。（九）將來於日本軍討伐或因有其他理由，須要各部隊之兵員之時，即刻供出所需要之兵員。（十）不論在何時何地，誓必遵照日本軍之指示，對於命令絕對服從之。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自此次會議以後，六十一軍即開始公開和日寇配合，統一指揮，縱橫向我進攻。

三月二十五日，六十一軍又以四十八師全部、七十二師兩個團，並公開配合浮山城敵人二百餘人，向我浮山以北及臨洪地區大舉進攻，先後佔領我史壁、杜村、左村等地，而敵軍則在該軍之右側翼，反覆向我李家堡、唐高、米家坦防地進攻，達七日之久，以掩護四十八師趕築碉堡。

四月二十六日，六十一軍又以七十二師全部及六十九師兩個團，附山砲一門，由梁培璜親自指揮，分三路向我米家垣防地包圍進攻，而浮山敵人百餘名，亦於同日沿浮（山）四（十里嶺）公路進至灣子里，與該軍會合。

五月三日，敵人將王村據點讓與六十一軍，當時該軍四十八師參謀長親率一個營接防，佔領碉堡後，敵人始撤退。敵臨走時，六十一軍整隊歡送。

五月二十五日，六十一軍聯合敵僞五百餘人，向我進攻；一路由浮山城敵陣地進攻；一路由舊縣（安澤）南僞百餘人，向我後方郭店進攻。四十八師全部及七十二師一個團，則分三路向我高村、王村堡、霍寨堡進攻。

五月三十日，日寇又從臨汾、洪洞、趙城、靈石、霍縣等處，抽調四百餘人，由洪洞出發，增至韓略（敵據點），與四十八師第一團配合，向我楊家村、上寨地區進攻。六月一、二兩日「掃蕩」我甘草、老嶺，三日奔襲老嶺，四日，四十八師第三團則配合日寇，向太平村及李家莊以西我軍進犯，四十八師之第二團，則向我直村進犯。另外，七十二師之二一四團，於同日亦配合濁山日寇百餘名，進至柏村。各路進犯之敵頑，均被我分路擊退，斃傷敵寇百餘人。

六月四日，浮山日寇三百餘，爲報復我軍計，配合七十二師之二一四團，襲擊玉村堡、霍村我軍。

六十一軍不僅和敵寇公開配合進攻，而且經常與敵寇保持密切的情報聯絡。四月二十五日，我軍捉獲四十八師第一團的一個通訊員，該通訊員是奉命給韓略日寇送信的，他的身上藏有兩封信，其中一封寫道：

「韓略部隊指揮官偉鑒：者，茲因本部在太平村駐紮，而楊家掌、孔峪、里開、掛地等村，時有共黨叛軍活動竄擾，以致民不聊生，茲爲徹底剿除叛軍，以便貴我雙方完成保甲任務，敝部暫駐楊家掌一部，請貴軍不時聯系，適時予以協助，俾早日消滅該叛軍爲荷！

此致

韓略部隊指揮官台照！

太平村部隊指揮官敬啓 四月二十日」（此信蓋有陸軍四十八師第一團團本部圖章）

另一封是給韓略日寇的通報，寫道：

「通報（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八時十分於太平村司令部）（一）（略）（二）敝部因叛軍時常向我[illegible]竄擾，於十九日以一部進駐楊家嶺；（三）敝部不時派部，向下安子、柏樹嶺、武家莊、南北掛地一帶清剿游擊隊，希勿誤會；（四）貴軍所得情況如何？希常聯系，並將目下所得情況告知爲荷！右通報韓略駐軍司令官。太平駐軍司令官啓」

我軍又於五月二十二日，捉獲古縣敵人給左村四十八師師部的日文通報一份，茲譯成中文如下：

「情報通報。昭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古縣警備隊長給左村警備隊長（指閻部六十一軍駐左村部隊。）：（一）二十五團在草峪嶺小樂村；其一部在店子、與東直附近；（二）五十七團主力，在李莊附近，一部在五十敏垣附近；（三）五十四團在白廟、壯石一帶；（四）安澤游擊隊，在花東村與三合村附近；（五）洪洞游擊隊，主力在東砦里，一部在南北掛地附近活動；（六）聯絡項目如後：一、三十八團如果要北上，貴部偵察出時要通報；二、五十四團活動狀況不明，請偵察並通報；三、五月六日，東直附近戰鬥狀況如何？請通報爲盼！」

自三月二十日以後，三個月中，六十一軍以一團以上的兵力，配合敵寇，向我大舉進攻者達八次之多（一團以下的進攻尚未計算在內）。但當時正當中原戰事發生，我軍爲配合正面作戰，再三忍讓，繼續釋放俘虜，仍以友軍之誼，懇勸共擺脫日寇羈絆，但完全無效。又據最近投向我軍之六十一軍某軍官稱：六月十七日，第二戰區第十九軍（晉綏軍）六十八師四個團（二零一、二零二、二零三、二零四團），亦奉命東渡，進抵浮南，聲稱增援六十一軍，繼續向八路軍、決死隊進攻。際此正當湘豫戰事緊張之時，閻錫山氏身爲戰區長官，不但不制止六十一軍通敵反共罪行，反增派援軍，擴大內戰。故自六月中旬以後，該軍氣焰更張，與敵寇配合，共同向我根據地大肆搶糧，並佈置六十九師全部在浮（山）南，七十二師、八十四師全部在浮（山）北及臨（汾）洪（洞）安（澤）地區各個村，搶收新麥。所到之處，均洗劫一空；[illegible]浩劫。

六十一軍[illegible]有加無已。當此正面戰局十分緊急之際，六十一軍居然成爲日寇的別動隊，[illegible]哨。最近仍在陰謀策劃，協同敵寇，繼續向我進迫。我全體軍民，莫不痛心焦急，而汾南人民，則扶老攜幼，紛紛向薄一波委員及我抗日政府請願，要求保衛家鄉，保衛身家性命。深望閻錫山氏命令六十一軍懸崖勒馬，翻然悔悟，停止禍國殃民行爲，實爲國家民族之幸。同時，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對於此行爲作何處理，亦深堪注意。（新華社太行十三日電）

李逆統治下的諸膠地區

田園荒蕪乞丐遍地

現解放區內各村已生氣勃勃

新華社濱海十四日電：記者隨軍進入諸膠東邊區，目睹在李逆四五年殘暴統治以後，人民面黃肌瘦，田野上亂草叢生，看不到一個鋤地的人，和根據地內大生產運動蓬勃開展的情況相比，眞是有天地之別。無窮盡的苛捐雜稅，逼着人民逃荒流亡，僞據點王家灘附近的郭家橋、董家灘、陳家村等居民都逃亡一空，房屋田野，爲狐狼野兎所佔有。乞丐遍地都是，骨瘦如柴，其狀甚慘。據統計，僅諸城第七區一個區就有乞丐四千九百四十三人；勝水鄉一個鄉，有乞丐一千六百人；蔡家村一莊，有九百十六戶，這眞是敵佔區內的特色。李逆爲統治人民，除有『保甲制』、『連坐法』等等之外，對於乞丐也要登記，發給『乞丐証』，每天用完後交保長保存，否則連討飯的自由都沒有。同時每領一證，要交僞鈔二元，可見其剝削之慘重，雖貧無立錐的乞丐，都不能免。對於人民的抗日反漢奸活動，鎮壓極嚴，李逆部隊經常行軍，時時準備屠殺人民。李逆部下僞二團長劉鈞刀由於殺人有功，被李逆讚爲『勇將』，人民叫他『活閻王』。上次我軍連續打擊李逆部隊，群衆都合掌祈禱，『天爺打得好。』在我軍剛到達的前十天，泊兒鎮的李逆部隊還活埋了一個婦女，就因爲她說了一句『你不做好事，惡有惡報，將來八路軍來了，你好看的！』李逆在邊區南北不足百里東西約二百餘里之地，修築據點三十餘處，碉樓三百餘個，大部均由敵混成第五旅團工程技師所指導，建築一個據點費時有達四年之久者。兩城僞據點被我軍佔領後，當時群衆告記者，此據點自去年十月開始修築，每天要民伕一千五百人，迄今整整十個月，費人工達四十五萬工之巨；其中民伕因天熱、因飢餓、因鞭打而死的，即有十五六人。在我軍將到的幾天內，泊兒鎮民伕被迫作工，因天熱勞作過度而死者有十多人。這是造成大沃野上田園荒蕪的主要原因。

我軍到達新地區，每過一地，人民自動送水、送茶，親熱如一家人。某次戰鬥後，我軍轉移行動，某村村民自動把我傷兵送到部隊來。敵人第一次增援李逆進入窩落時，附近村莊的老大娘就對我軍報告說：『同志們呀，東洋鬼子來了！』北海票已在集上大批流通。二十九日，擠牛湯（新收復的據點）逢集，群衆都搶着要北海票，不要僞鈔，他們說：『這個票子吃得開，到西邊（指我路北根據地）買糧食，一塊頂兩塊。』十八日，我軍佔領王家灘後，村民把敵人掩藏起來的大批海魚，送給我軍吃。當晚，該村自動打鑼鼓召開村民大會，請我軍同志講話。會上我們同志說：『上次我們來了，你們好些人跑了，現在又都回來了。還會跑嗎？』全村民衆哄然大笑，說：『再不會了。』我軍同志宣佈專署佈告，減免今年上半年的田賦與下半年給養時，大家都異口同聲說：『那眞是好。』會上又一致決議，連夜拔除據點。至次日清晨，全部碉樓都在群衆憤怒的鐝頭下摧毀了。我軍又一部進佔兩城時，群衆成群在道旁歡呼『八路軍萬歲！』現在解放區內各村生氣勃勃，田間已經有不少辛勤鋤地的人了。